

追问，一种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

周伟川（《中小学教材教学》2015年5月）

背景故事：

多年前我评高级教师时，高评委照例要听课。我讲了李白的《行路难》。讲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时，有学生很好奇，问道：“老师，李白会剑术吗？”我开始引经据典地证明李白学过剑术，并暗自得意自己的渊博。没想到事后评课，一位德高望重的评委问我：“你想过没有，李白如果没学过剑术，可不可以那样写？”

李白如果没学过剑术，可不可以写剑术？当然可以！他没有到过天姥山，不是照样写出了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吗？如果在课堂上顺着学生的问题这样追问一句，学生对文学自由抒写性灵，可以虚构情境，不必受现实局限的特点，会认识得多么深刻呀！我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教学契机。但从此以后，在课堂上我开始特别注意“追问”。

《现代汉语词典》把“追问”解释为：“追根究底地问。”在教学中“追问”是指引导学生探寻事物本质、本源，逐层深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接受采访时，批评当前的一些语文研究课：“大多数老师完成了一个司仪的工作，把思考问题发配下去，然后依次点名让学生发言，很少能对学生的发言进行切实的引导和启发，最常听到的是“××同学说得非常好、××同学讲得很有道理……”（《中国青年报》2014-11-15）

追问直接发源于课堂生成，能避免上面所批评的程式化的弊端。教师通过有针对性的问题设置“对学生的发言进行切实的引导和启发”，把学生的思维由表层引向深入，由狭隘引向广阔。

我曾听一位老师讲授茨威格的《我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教师先提问：我从罗丹得到的启示是什么？这个问题设计，是从题目入手导入课文，直截了当，符合阅读的实际，自然实用。学生很快就从文中找到了答案：是专心。教师继续提问：从哪些地方能看出罗丹专心？这个问题主要培养学生检索信息的能力，也不难回答。在学生从文中找到一些关键点之后，教师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这节课对罗丹的专心虽有涉及，但感觉像隔靴搔痒。

教师此处不能浅尝辄止，一定要追问一句：“从中可以看出，专心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由优秀走向卓越？”这个追问很有必要，因为本课的重点、难点恰恰是：理解罗丹专心到了什么程度，使学生对罗丹的专心形成感性认识。

教师又问到：你做什么事能像罗丹那样专心？

这个问题的好处是能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把读书和育人紧密结合，而不是教学生死读书本。

学生回答说：“玩电脑。”并引发一阵哄笑。课堂上有笑声是多么可喜的事呀！教师本应该进一步追问引导，使讲课形成一个小高潮。教师似乎是怕旁生枝节，没有理睬学生的回答，而是匆忙导向自己预先设置的下一环节。

这时教师应立即追问：“是不是做所有的事都要像罗丹那样专心？作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引导学生关注文中这段文字：“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美好而又值得的。”沉迷手机、电脑游戏，显然不属于“美好而又值得的”。如果学生回答专心是用在了“美好而又值得的”方面，那同样也需要追问：“请大家帮助判断专心的程度够不够，和罗丹有没有差距？”

联想起曾经听一位老师讲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开始问题设置得很巧妙：“小说写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的案件，狗到底咬没咬到人？”学生的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目击证人能够证明赫留金的手指是无辜被狗咬伤的。问题到这里就解决完了。

我很替讲课的老师惋惜。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地追问下去？对于一起“狗咬人”的案件，事实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可作者却连这一点都没交代清楚，是疏忽了吗？

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导学生向深处思考：这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小说的神来之笔——狗咬没咬人在这起案件中无足轻重。

断案应当重事实。作者却为我们揭示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事实被权势肆意凌辱，变得一钱不值。

提问需要在讲课前精心设计，但只要是真实的课堂教学，教师就很难预设课堂上的所有问题，很多教学契机是课堂上随机生成的，转瞬即逝。针对学情的及时有力的追问能体现出教师的应变能力，反映教师的教学智慧。还能培养学生大胆质疑，深入探究的精神，把教学导向更加深广奇丽的领域，是课堂教学的魅力所在。

本文原名《课堂教学的魅力在于追问》摘入时略有删改